

# 第四十节的隐秘历史——第十九号数字

## 第二样灾祸——第六部分

Jeff Pippenger

2026-07-20

«但以理书»和«启示录»彼此互补,也就是说,它们合在一起才得以成全.

“在«启示录»中,圣经所有各卷都汇合并终结于此.这里乃是«但以理书»的补篇.” «使徒行述»,第585页.

圣经预言中的诸国,乃是预言研习者所当专注的对象,因为末后日子的外在历史,主要正是在其中被陈明.

“在上帝圣言的亮光中,学习那支配列国兴衰之缘由,实在远胜于一切.应当让青年研读这些记载,看明国家真正的昌盛如何总是与接受神圣原则紧密相连.也应让他研究那些伟大改革运动的历史,并看见这些原则虽然屡遭藐视与憎恨,其拥护者虽被押入地牢、送上断头台,然而这些原则竟正是藉着这些牺牲而得了胜利.” «教育论»,238页.

神圣的历史,无论是“伟大的宗教改革运动”,还是“列国的兴衰”;神圣的历史在上帝的话语中乃是关乎生死之事.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记载,那些不爱真理、随后领受强烈迷惑的人,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他们选择拒绝保罗在该段经文所指出的信息.该段经文指出了异教罗马与教皇罗马之间的关系;这也就是别迦摩与推雅推喇之间的关系,也就是铁与泥之间的关系,并且也是龙与教皇制度之间的关系.由推雅推喇所代表之教皇罗马的兴起,以及由别迦摩所代表之异教罗马的衰落,乃是那些领受强烈迷惑之人所恨恶的真理.

在米勒派的历史中,米勒派与新教徒之间的争论——并且这一争论被纳入了1843年先驱图表——乃是关于«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第十四节中“你本国的强暴人”所代表的历史势力究竟为何.那“强暴人”是如米勒派所主张的那样,指异教罗马的兴起;还是如新教徒所声称的那样,指塞琉古王朝的衰亡?

“凡登上行动舞台的国家,都蒙准许在地上占据其位,好显明它是否会成就‘那位守望者和圣者’的旨意.预言已经描绘了世上诸大帝国——巴比伦、玛代—波斯、希腊和罗马——的兴衰.对于这些帝国,以及那些势力较小的国家,历史都一再重演.各国各有其受考验的时期;各国都失败了;其荣耀衰残,其权势消逝,其地位遂为他者所取代……”

“他们应当从圣经所清楚显明之列国的兴衰中学得:单有外表和属世的荣耀是何等毫无价值.巴比伦,连同它一切的权势与辉煌——这等权势与辉煌,自那以后我们的世界再未见过——在当时的人看来,是何等稳固、何等持久;然而,它竟是何等彻底地消逝了!它如同‘草上的花’一般败落了.凡不以神为根基的,也都如此败落.惟有那与祂的旨意相连、并彰显祂品格的,才能长存.祂的原则,是我们这个世界所知道唯一坚固不移之物.” «教育论»,177,184.

圣经历史就是所罗门所说那缺乏便致灭亡的异象.米勒派承认并宣告了启示录第九章第五节和第十节中以“五个月”所表征的一百五十年,但他们并未深究启示录第九章所表征的历史.他们正确地辨识了第十节中的五个月,但显然认为,由于第五节和第十节都含有“五个月”这

一表述,它不过是对这两节中所表征之折磨预言的一种强调.如今很容易证明:当第五节所表征的是“五个月”时,它所代表的是自穆罕默德于632年去世开始,至782年拜占庭帝国,或东罗马帝国,女皇伊琳娜受辱而结束的一百五十年.

先驱们将第十节应用于1299年7月27日尼科米底亚之战,作为一百五十年之起点;而这一百五十年于1449年7月27日,以最后一位在君士坦丁堡执政的君士坦丁受辱而告终——他们这样的应用是正确的.按着“以经解经”,一段一百五十年的时期指明了全球性的伊斯兰教,这由第一样灾祸——阿拉伯的伊斯兰教,以及第二样灾祸——土耳其的伊斯兰教所共同表征.那使皇帝与皇后同受羞辱的伊斯兰教,也表明了全球性的伊斯兰教对一个由妇人所构成之国度的征服;这妇人由艾琳所代表,而那男子则由末后的君士坦丁所代表.

在以伊琳受辱告终的一百五十年中,阿拉伯的伊斯兰掌控了拜占庭的地区或领土,使伊琳陷于如此屈辱的境地,以致她被迫纳贡三年,并承受其他勒索.当末后的君士坦丁受辱之事发生时,便标志着一个四年时期的开始,而这时期终结于一次围城,以及东罗马都城的倾覆.在这两种情形中,皆是伊斯兰——对伊琳而言,是阿拉伯的伊斯兰;对末后的君士坦丁而言,是土耳其的伊斯兰.在末后的日子里,全球性的伊斯兰,正如第一样灾祸和第二样灾祸中所呈现的阿拉伯伊斯兰与土耳其伊斯兰这两位见证人所代表的那样,必先夺取领土,然后再夺取都城.由东罗马的君士坦丁所代表的末后政治实体,在象征意义上与由东罗马的伊琳所代表的末后宗教实体结为婚配.我使用“政治实体”和“宗教实体”这一术语,是要指出:兽像的象征首先出现于美国,随后出现于世界.兽像乃是君士坦丁与伊琳象征性的婚配;他们二者都因将其领土和都城失于伊斯兰而受辱.

他们的婚姻乃是借着将这两段历史对齐而被指明的;其预表体现在313年君士坦提娅与李锡尼乌斯的婚姻之中,那时«米兰敕令»得以施行,象征性的士每拿教会结束了,象征性的别迦摩教会开始了.保罗所指出那些领受强烈迷惑的人,拒绝看见保罗那警戒的信息;这信息包括在那大罪人显露以前,必先有离道反教的事.那离道反教之事发生在别迦摩的历史时期,而那大罪人于538年显露出来,于是推雅推喇教会开始了.

人不要用任何方法欺哄你们;因为那日子以前,必先有离道反教的事,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他是敌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帖撒罗尼迦后书 2:3, 4.

东罗马的历史为那一预言性的真理提供了两个见证;这一真理也表现在东罗马与西罗马之间的象征性关系之中.在这种关系里,西罗马代表教会,东罗马代表国家.罗马乃是政教合一的结合体,正如«但以理书»第二章中以铁与泥所表征的那样.

还有一个理由,使人可以有力地看出,在末后的日子里,全球性的伊斯兰将要攻击一个被表征为政教合一的权势,夺取其领土和首都;这一点又由«启示录»第九章圣史中的另外两个见证所支持.奥斯曼于1299年7月27日征服了尼科米底亚的领土,随后又于两年后的1301年征服了尼西亚的领土.他的儿子于1331年征服了尼西亚这座首都,而这同一位儿子又在一场历时四年、于1337年结束的围城战中征服了尼科米底亚这座首都.先驱者标举了1299年7月27日与奥斯曼,却从未考察下一场战役,即尼西亚之战,作为建立奥斯曼帝国在历史上的第二步.1299年7月27日乃是通向星期日法的若干步骤中的第一步.土耳其伊斯兰的前两步标示出一个预言的开端;这预言于1449年结束,随后又于1840年,再于9/11,继而又于2023年12月31日结束.

这两个步骤中的第一步,不仅标志着一百五十年的开端,也标志着三十八年的开始.它始于奥斯曼夺取尼科米底亚的领土,并于三十八年后结束;那时,奥斯曼的儿子在历经四年围城之后,于1337年攻取了尼科米底亚的都城.数字三十八代表“兴起”,而奥斯曼夺取该领土的最初一步,标志着土耳其伊斯兰的兴起.在这第一个三十八年的步骤中,“四年”的围城标示其结局.在那一百五十年的最后一步,羞辱被施行,四年之后,即1453年,东罗马的都城被攻取.

无论是1453年的奥斯曼土耳其人,还是奥斯曼之子于1337年夺取尼科米底亚并于1331年夺取尼西亚,这三种情形中的每一座都城,在历史上的某一时期都曾作为东罗马的首都.这三条线都在指明对东罗马的征服.这三条线中的每一条都表明:伊斯兰先征服东罗马的领土,随后又征服其首都.这三座首都的名称都与其所属领土的名称相同.这三条线中的每一条都各自具有明确的阿尔法与俄梅戛历史人物.在指明一种政教关系、并显示伊斯兰对皇帝与皇后双方的羞辱之时,这种预言性的羞辱也将它们的线与西罗马联结起来;西罗马同样曾在330年被君士坦丁大帝羞辱,因为他拣选了君士坦丁堡而非罗马城.西罗马最终的羞辱发生于476年,随着最后一位皇帝的出现,此后便继续迅速衰落.

就西罗马与东罗马的关系而言,西方是教会,东方是国家.起初在330年受辱,随后在476年受辱,再后在782年,随后又在1449年.一条受辱的脉络始于一个王国的分裂;继而在476年,因失去皇帝,从而也失去帝国,而蒙受羞辱;随后,伊斯兰首先于782年给东方的领土带来羞辱,继而又于1453年给东方的首都带来羞辱.

«圣经预言»中的伊斯兰显明了东方罗马与西方罗马这两条脉络,而伊斯兰今日所产生的亮光,虽与米勒派先驱关于伊斯兰之奠基性亮光相一致,却远远超越其上.那始于2024年、以“你本国中强暴的人兴起,要应验那异象”是谁为内容的试验时期,乃是这段试验期的阿尔法;而今在试验期结束之际,来自«启示录»第九章伊斯兰这一主题的亮光,又增添了西方罗马与东方罗马的见证,而这些见证直到当前这末后的日子才得以考察.

在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第十至第十六节中所定位的那些历史脉络,藉着第九至第十一章所表征之伊斯兰的预言线索,被汇集在一起;因为这些章节提供了与本系列文章中已在讨论之脉络相联结的见证.然而,在伊斯兰兴起的预言性图解之中,也包含了米勒派运动以及十四万四千人运动的兴起.启示录第九章时间预言之内并作为其组成部分而被牢固安置的两个四年时期,为1840年至1844年的那四年作见证.到了1844年,先知性的时间已不再存在,因此,这一象征性的四年时期乃是由其先知性的特征来界定,而不是由时间本身来界定.第一个四年时期指出,伊斯兰于1337年征服了尼哥米底亚——这座昔日东罗马帝国的都城——那是在其父征服该地区三十八年之后.第二个四年时期指出,东罗马在政治与宗教上的统治者于1449年所遭受的羞辱,这是由伊斯兰所造成的;而第三个四年时期则指出,上帝权能一次荣耀的彰显,就是那位以自己荣耀照亮全地的天使于1840年8月11日降临.

米勒派关于第一位天使和第二位天使的信息之历史,与第三位天使在十四万四千人受印时期的历史彼此相符.那最后的受印工作,就是涂抹罪恶;它乃是神性与人性的结合,并且发生于由伊斯兰所带来的战争期间.

他开了无底坑,便有烟从坑里往上冒,好像大火炉的烟;因这坑的烟,日头和天空都昏暗了.又有蝗虫从烟中出来,飞到地上;有能力赐给它们,好像地上的蝎子所有的能力一样.并且吩咐它们,不可伤害地上的草和各样青物,并一切树木,惟独要伤害那些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  
启示录 9:2-4

一切预言的完全应验都在末后的日子,因此,这段经文所指明的乃是十四万四千人的受印.启示录第九章中关于伊斯兰的预言,提供了历史上的钥匙,使那确立异象之能力的最完整说明,得以在那段以1840年8月11日伊斯兰受约束而达到顶点的历史中联结起来.从那时起,启示录第九章的见证延伸进入第十章,以及第一位和第二位天使的历史.随后,在第十一章中,第三样灾祸于星期日法令之时骤然而至,那时也正是第三位天使大声呼喊开始之际.第九章乃是伊斯兰这把钥匙,用以组织但以理书与启示录中所陈明之诸国的兴衰.第十章和第十一章指出十四万四千聪明童女的经历.第九章指出那确立外在异象的象征,而第十章和第十一章则指出那与跟随羔羊进入至圣所相关联的内在异象.

《启示录》第十章一开始,就显明基督是那位降下、手里拿着展开小书卷的大力天使.那一事件已于1840年8月11日应验,正值《启示录》第九章所指明之三百九十一年零十五天预言的终结.《启示录》第十章进一步标明其后的历史,直到那信息于1844年10月22日在约翰腹中变苦.1840至1844这四年,始于第一位天使的来到,终于第三位天使的来到.1840年8月11日应验之后的那四年,乃是由自1449年7月27日起至1453年的四年所预表;这四年位于那三百九十一年零十五天之起始.上述两个四年时期,又都与1333年至1337年间尼哥米底亚被围困的四年相对应.按象征意义说,东罗马曾三次被伊斯兰所征服:第一次是在1331年尼西亚之围;其次是在1337年尼哥米底亚四年之围;再次是在1453年君士坦丁堡之围.

戴克里先于393年在法律上将罗马划分为东、西两部,而君士坦丁于330年在预言意义上将罗马划分为东、西两部.395年,皇帝狄奥多西一世去世时,将东方与西方分别遗赠给他的两个儿子,帝国遂正式并永久地分裂.天主教会于1054年“大分裂”之时分为东、西两方.这一分裂是渐进发生的,随之而来的衰亡也是如此.直到今日,这一分裂仍然存在.自该日期起五十年之内,罗马的西方教会开始了大约两百年针对伊斯兰教的十字军东征.西罗马于476年失去其最后一位皇帝时灭亡.东罗马于1453年灭亡.教皇罗马于1798年灭亡.异教罗马于393年、330年和395年分裂为东、西两部.教皇罗马于1054年分裂为东、西两部.怀爱伦姊妹指出,在研究上帝圣言时,诸国的兴衰乃是一个主要的参照点.

《启示录》第九章中那些被带到历史之光中的诸国,进一步加强了这样一种论证:确立这异象的乃是罗马.伊斯兰教与十四万四千人之间的预言性联系,乃是午夜呼声之信息的证据;这信息曾由基督骑着驴进入耶路撒冷所预表,并且是由一段时间预言所表征的:这段预言开始于头一个灾祸时期,在第二个灾祸中于该预言的第二部分继续推进,并在一段四年的历史中达到应验;在这四年中,米勒派运动中的第一位天使与第二位天使,乃是随着这同一预言的应验而开始的.这预言以“三十八与二年”(1299年和1301年)这一象征开始,标示伊斯兰教的兴起;又以“三十八与二年”(1838年和1840年)这一象征结束,标示米勒派的兴起.

1844年,在米勒派那四年时期结束之时——这时期曾由1333年至1337年的围城,以及1449年至1453年围城的预表所象征——预言时间不再适用.十四万四千人的旌旗被举起,乃是与伊斯兰被举起的那则预言直接相关的.

犹大啊,你弟兄们必赞美你;你手必掐住仇敌的颈项;你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拜.犹大是个小狮子;我儿啊,你抓了食便上去.它屈下身,蹲伏如公狮,卧如母狮,谁敢惹它? 圭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直等细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犹大把小驴拴在葡萄树上,把驴驹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上;他在酒中洗了衣服,在葡萄汁中洗了袍褂.他的眼睛必因酒红润,他的牙齿必因奶洁白.创世记49:8-12.

十四万四千人完全反映了基督的品格,而基督在其他象征性的表述中,被称为“上选的葡萄树”。《创世记》16:12 将以实玛利称为“野”人。

他必为野驴般的人;他的手要攻击众人,众人的手也要攻击他;他必住在众弟兄的对面。

被译为“野”的这个词,指的是阿拉伯的野驴。末后的基督代表者乘在阿拉伯野驴的信息之上,就是基督骑着进入耶路撒冷的那头驴,就是巴兰第三次击打之后终于开口说话的那头驴。那在1840年赋予第一位天使信息能力的信息,并没有看见一个相关且重要的一百五十年预言;这预言正处于那赋予该运动能力之信息所在的同一预言历史之中。他们也没有看见在那同一时间预言中的两个四年时期,而这两个时期乃是1840年至1844年历史的预表。犹太支派的狮子如今正在从“古道”中开启从未被看见过的亮光;这亮光与自2023年12月31日以来一直被开启的那亮光是一致的。它消除了一切关于击打纳什维尔者是否为伊斯兰的疑问。这亮光阐明了罗马的象征,因此对于2024年关于“你本民中的强暴人”的阿尔法争议,它就成了一个欧米伽性的声明;同时,它也是米勒派历史中关于同一象征之争论的欧米伽象征。它指出,《启示录》第九章之时间预言中的伊斯兰,乃是在十四万四千人受印时期之内部历史中的外部信息。我们已经教导这一事实有一段时间了,但如今它可以在一条始于《启示录》第九章、终于《启示录》第十一章的线上被证明出来。那与伊斯兰时间预言相连、并于1840年至1844年应验的第三个四年时期,说明了十四万四千人的受印时期。藉着《启示录》第十一章的大地震,十四万四千人被高举为大旗。

在《以西结书》第三十七章中,神的子民被兴起成为军队,乃是一个两步的过程;这过程早已由亚当的受造预表出来。首先,亚当由尘土被塑造;然后,基督将生命之气吹入他里面。在《以西结书》中,第一次预言形成了那些死人的身体,但他们仍然是死的。随后,四风吹在这些身体上,他们便起来,成为一支极大的军队。数字三十八与四十正代表这两个步骤。

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继续论述这些事。

这事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作毕士大,旁边有五个廊子。里面躺着许多病人,有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等候水动。因为有天使按时下池子搅动那水;水动之后,谁先下去,无论害什么病,就都痊愈了。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三十八年。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对他说:“你要痊愈吗?”那病人回答说:“先生,水动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来走了。那日正是安息日。约翰福音 5:1-9。

“现在起来,过撒烈溪去。”我这样说了,我们就过了撒烈溪。自从我们离开加低斯巴尼亚,直到过了撒烈溪的时候,共有三十八年;等到一切能争战的人,都照耶和华向他们所起的誓,从营中灭尽了。申命记 2:13,14。